

论罗伯特·彭斯爱情诗中的伦理思想

朱慧敏 李正栓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石家庄 050024)

摘要: 罗伯特·彭斯作为英国浪漫主义先驱、苏格兰“民族诗人”，其诗歌广泛影响着后世。他的一生充满了伦理选择，其伦理思想体现在其诗歌中，给人以教诲。此文通过解析彭斯爱情诗中体现的伦理身份和斯芬克斯因子，阐明其中的伦理选择过程，挖掘出诗歌中的伦理观，启迪文学教育。

关键词: 罗伯特·彭斯；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思想；伦理选择

中图分类号: I106.2; I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832-9317 (2022) 01-0066-05

本文链接: <https://www.oc-press.com/HA-01-066.html>

引言

罗伯特·彭斯 (Robert Burns, 1759-1796) 出身佃农，其诗歌质朴真挚，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所以，他被誉为苏格兰的“民族诗人”。身为农民诗人，彭斯从传统歌谣中汲取知识和灵感，还会时不时记下别人哼唱的曲调进行日常积累，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活经验加以改写或者谱写新的诗歌。他“走民间文学创作之路” (宋达, 2016)，崇尚淳朴的自然情感。其诗歌十分浪漫，感情充沛，激情洋溢，直达人的心灵深处，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彭斯自然抒情的爱情诗记录了其所见、所思、所感，诗歌中蕴含的伦理思想引人深思，给人以伦理教诲。彭斯爱情诗的描写角度多，既有男性视角，也有女性视角。其爱情诗涵盖了各年龄、各阶段的爱情，有关于少女的，有关于少妇的，有关于育儿的，有喜有愁，有恨有悔。“彭斯所编写的情歌明显地反映了劳动人民淳朴真挚的恋爱观。” (袁可嘉, 1959) 他的诗歌描写了苏格兰人民的爱情，表现了苏格兰人对理想情感的追求。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文学的价值通过文学的教诲功能体现。” (聂珍钊, 2014) 著名传记家休·道格拉斯 (Hugh Douglas) 在其传记作品《罗伯特·彭斯》 (Robert Burns: The Tinder Heart) 中表示：“诗歌与妇女”是彭斯生命中的两个支柱。(张雪飞, 2005) 彭斯将对女子的爱写入诗歌中，传承至今。此文通过解析彭斯爱情诗中体现的伦理身份和斯芬克斯因子，阐明其中的伦理选择过程，挖掘诗歌中的伦理观，给人以文学启迪，教诲意义极大。

一、苏格兰社会对伦理秩序的维护

特定的时代有其伦理纲常，伦理纲常是人安身立命的重要因素。“伦理环境又称伦理语境，它是文学作品存在的历史空间。” (聂珍钊, 2014) 伦理环境塑造人的伦理思想，同时，人的伦理观念也会影响着伦理环境。人对伦理秩序的维护有利于伦理环境的稳定，人对伦理秩序的突破也会改变伦理环境。

彭斯的诗歌中多次出现了父亲和母亲的形象，父母的人物形象符合当时的伦理环境，其做出的行为发挥着维护家庭与社会的伦理秩序的作用。

另外，它还发挥着教育子女的作用，引导子女遵守伦理道德，维护伦理道德秩序。例如，《一个醒着的妈妈》 (A Waukrife Minnie) “女子的母亲”这一形象十分经典：

老农妇怒冲冲地起了床，
从床上把她的姑娘拽下来。
手里拿一根褐色的大棒，
把女儿狠狠地揍一场。(罗伯特·彭斯, 2016)

在这首诗中，母亲象征着世俗的爱恋伦理。母亲是女子的保护者，守护着女子的贞洁，同时，教育着女子遵守伦理道德。母亲得知女子与彭斯私会，急忙起身，前往女子的房间，手持褐色的大棒教育女子明伦理、守规矩。《我太年轻不能嫁》 (I'm O'er Young To Marry Yet) 也有母亲的形象：

作者简介: 朱慧敏，女，汉族，湖南怀化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文学翻译。

李正栓，男，汉族，河北保定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英美诗歌、典籍英译、文学翻译与批评等。

我太年轻，我太年轻，
我太年轻不能嫁。
我太年轻，从我妈妈
身边弄走我是罪过。
我是我妈的独生女，
先生，我讨厌陌生人。
躺在一个男人的床上
恐怕会让我心发慌。（罗伯特·彭斯，2016）

此诗中的年轻女子与陌生人保持距离，遵守着女性的伦理道德，拒绝在未成年的时期与男子有过多、过深的交往。母亲这一形象实则是世俗伦理的化身，督促男子和女子遵守伦理道德。作为18世纪的女性，社会对其约束颇多。面对男子的追求，年龄尚小的她选择推拒男子邀约，以符合伦理纲常。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父母直接决定了子女婚姻是否符合伦理。家庭与社会极为看重伦理，父母的意见在子女的婚姻中占据重要地位。父亲的伦理选择也体现了当时的伦理观。在彭斯的诗歌中，《勇敢的织工》（The Gallant Weaver）十分典型，“我爹签了我的嫁妆协议，谁有土地就把我嫁给谁”。（罗伯特·彭斯，2016）父亲有重要地位，有签署嫁妆协议的权力，可以决定女儿的终身大事。在当时的苏格兰社会，农业发展十分重要，土地是重要资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的财力，可窥见未来生活的发展潜力。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物质的富足很重要，所以，财产是男女缔结婚姻时的重要考虑因素。父亲基于其身份和立场，其伦理选择揭示了家长普遍的婚姻伦理观：重视物质财富，保障生活质量。

物质固然重要，人的精神品质也在爱恋伦理和婚姻伦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彭斯也强调了爱情的忠诚。他在《深情地吻一下》（Ae Fond Kiss）写到“只爱她，并且永远地爱她”。（罗伯特·彭斯，2016）彭斯自己追求忠贞，渴盼爱情的永恒，希望能永远和这位叫南希的女子在一起，忠贞不渝。他也在《我的高原少女啊》（My Highland Lassie, O）中表达了对这位忠心女子“高原少女”的爱意，推崇忠贞的品质。为了这位忠贞的女子，他不惧怕汹涌的巨浪，也不畏遥远海岸使他们分隔，愿意克服困难，为这位真诚且慈善的女子奋斗。彭斯还在《如果我有一个洞穴》（Had I A Cave）中表达了对虚伪和不忠的批判：

你这最不忠的女人，你是否公布于世。
你所有美好的誓约转眼即逝如空气？
你飞奔你新的恋人，
还因你的伪誓狂笑。
你试试看你的内心
是否能把平静找到？（罗伯特·彭斯，2016）

彭斯认为若人不讲伦理，背信弃义，朝三暮四，那样会使内心不安。聂珍钊认为，身份乃社会标识，什么身份就要承担什么责任。（聂珍钊，2014）其意思即是伦理身份决定伦理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斯芬克斯因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伦理选择在本质上是做人还是做兽的伦理身份的选择。（聂珍钊、王松林，2020）若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产生冲突，那么人的内心会被动摇。兽性因子战胜了人性因子，人会被自由意志支配而选择对人中不忠；如果人性因子战胜了兽性因子，人会被理性意志支配而选择保持忠诚。很明显，彭斯通过诗歌抨击了不道德的不忠行为。

其实，保持忠诚不仅是个人的伦理选择，这种伦理选择还与社会伦理环境有关。伦理秩序的稳定离不开个人和集体对伦理秩序的维护。彭斯的《埃皮·阿黛尔》（Eppie Adair）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凭爱情和美貌起誓，
凭法律和责任起誓，
对我的埃皮·阿黛尔，
我一定忠诚老实。（罗伯特·彭斯，2016）

法律对夫妻双方是有保护作用的，起到约束效力，维系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身为恋人的彭斯不仅对爱情和美貌作出誓言，还对法律和责任进行宣誓，发誓对埃皮·阿黛尔忠心，一定保持自己既忠诚又老实。这也是彭斯的爱恋伦理选择。彭斯对不道德情感的鄙夷在诗歌中有所呈现，例如，在《加洛韦·塔姆》（Galloway Tam）中，加洛韦·塔姆是个花心又轻浮的男子，他随意追求女子贝丝，并且还亲吻有丈夫的主妇。不仅如此，他还不知廉耻，不悔改，甚至打了主妇的丈夫。于情于理于法，加洛韦·塔姆的行为都是不合伦理的。彭斯在诗中描述人们不想理睬加洛韦·塔姆，不希望像他这样不道德的人能如愿。他想求婚，那么人们宁

愿给他一头棕红色的母牛让他去求；他想剪羊毛，那么人们宁愿给他一匹脾气好的母马让他去剪。也表现了人们对加洛韦·塔姆的憎恶态度，批判他的恶行。

二、苏格兰女性对传统伦理的挑战

苏格兰的传统伦理环境中，人民十分重视女性的贞洁和父母意见。彭斯诗歌中的女性角色对传统伦理发起挑战，勇敢求爱，体现了当时女性的觉醒，做出了争取话语权和主动权的伦理选择。

彭斯的《勇敢的织工》十分典型，“可我要双手追随我的心，把心交给这个纺线的人”。（罗伯特·彭斯，2016）虽然女子的父亲签署了嫁妆协议，打算将她嫁给有土地的人。但她并不认同父亲看重结婚对象财力的观点，希望能够嫁给自己心仪的这位勤劳勇敢的织工，发出了对传统伦理的挑战。在彭斯的诗歌中，女子拥有自己的伦理思想，不盲目接受父母的伦理观念，不盲目听从父母的安排，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渴望做出合自己心意的爱情选择。彭斯在《我沿那城堡根走过来》（As I Cam Down By Yon Castle Wa'）中写道：

“呵，我愿花上五百镑，
要娶你美女做新娘。”
“想娶美女我做新娘。
年轻人你完全想错喽；
即使你是苏格兰的王，
我也不屑做那王的后。”（罗伯特·彭斯，2016）

该诗以对话的形式展开，展现了女性对配偶的要求与期待。女性认为外在的金钱和地位都不应该是选择对方成为自己配偶的原因，精神上的契合比钱财和权利更为重要。女子的这一伦理观念在《我的矿工丈夫》（My Collier Laddie）也得以体现：

“你会衣着华丽欢乐无比，
穿得光鲜艳丽陪衬你身体。
你会有佣人成群听你任用，
如果你离开你那矿工丈夫。”
“尽管你有太阳高高照，
尽管你有大地藏低处，
我转身不看你那一套，
我要抱紧我那矿工丈夫。”（罗伯特·彭斯，2016）

该诗歌彰显了女子的美德，体现了女子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女子不在乎金钱和权力，拒绝了男子的引诱，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安然自得理想田园爱情的追求，亲自耕耘奋斗，携手迈向充满期待的未来。同时，爱情和政治密不可分。《高原哈利》（Highland Harry）和《高原少年》（Highland Laddie）中的女性欣赏为伟大事业而奋斗的男子，认为“为了自由和国王而奋斗”是有荣誉和荣耀事情，喜爱为国家而不懈战斗的英雄。可以看出，若女子和父母在婚恋选择中的伦理价值观和对金钱与权力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时，做出的伦理选择也会有所差异。通读彭斯的诗歌，可以体悟到，女子有能力辨别是非，做出合适的伦理选择，女性有资格在爱恋与婚姻大事上拥有话语权，选择自己心仪的如意配偶。这恰恰也是对父母决定子女爱恋与婚姻的这一传统伦理的挑战。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挑战的程度常常是有限的。彭斯在《哥吹口哨妹就来》（Whistle An' I'll Come To Ye, My Lad）中写道：

你来向我求爱时要当心，
后门没虚掩时你莫来。
爬上后面梯，莫让人发现。
来时假装不是为了我，
来时假装不是为了我。
无论在教堂集市你遇到我，
径直走过去，就像不在乎。
但要用你黑俊眼睛偷看我，
还不能显得你是在看我，
还不能显得你是在看我。（罗伯特·彭斯，2016）

这首诗歌中的女子勇敢求爱，十分积极主动地邀请意中人前来与她相会。这是对自己爱情的坚定追求。但是，这一行为虽然是坚定的，但并不能说是无畏的。当时伦理环境下，父母对子女的恋爱和婚姻有很大的掌控力，舆论环境不太能接受这一大胆的私会行为。女子也深知这一点，既在意公众的看法，又存有羞涩之感，所以选择避开众人耳目，悄悄传情。这是对传统伦理的挑战，十分谨小慎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步需要勇气迈出，同时对刻板的父母决定子女婚姻的伦理观念有一定的冲击。

对于性行为，女子也做出了对传统伦理的一定反

抗。在彭斯的《我太年轻不能嫁》中，女主人公虽然开篇说自己太年轻，不敢躺在男人的床上，婚前性行为令她心生恐惧。但结合后文的“明夏你若从这儿路过，来，那时我就成年了”（罗伯特·彭斯，2016）的暗示，前文的拒绝并不完全是推拒亲昵行为的意思，其实做出了让步：等我明年夏天成年后，可以接受男女之间的亲昵行为。可以说，这种拒绝是一种故意而为的欲拒还迎，是一种含有挑逗意味的调情。这描写了女性不畏表达自己爱意的言行，表现了当时的民风较为开放的状况，女性对亲昵行为的暗示体现了对传统伦理的挑战。

三、罗伯特·彭斯的伦理表达

18 世纪末，宗教盛行，苏格兰人民十分保守。在宗教伦理下，婚外性行为和未婚先孕是罪恶的，彭斯的妻子琴·阿默尔（Jean Armour）正是因为婚外性行为而被社会疏远，遭到了歧视。但是，彭斯在诗歌中并没表现出对婚外性行为和使女性未婚先孕的懊悔。

彭斯十分大胆，宣扬爱和性，认为这是美好的，其诗歌表露了他对于性行为的态度。他在《麦陇很可爱》（Corn Rigs Are Bonie）中写道：

我经历过所有快乐，
加在一起几倍还多，
但那夜胜过这一切，
麦垄之间多么亲热。（罗伯特·彭斯，2016）

他与心上人安妮（Annie, John Rankine 之女）在麦垄之间共度良宵，认为这一行为是欢乐的。并且，彭斯在《五月上旬我出门去》（As I Went Out Are May）写道：

桦树林里山楂青翠，
玫瑰怒放忍冬低垂。
在那儿我深入懂了她，
再说年轻纯属瞎话。（罗伯特·彭斯，2016）

尽管女子以自己年龄尚小为由，推拒男子的爱意，拒绝当男子的新娘，但男子并未听从女子请求他离开的话语，继续追求这位少女，最后顺利与她共度良宵。值得注意的是，彭斯并不认为女性是完全无辜的。他认为女性在婚前性行为中是知情者，也是参与者，有其责任。

“先生对我犯下错，
请你一定要娶我。”
“要说那天你别提，
那天永远不降临；
你我之间这点事，
你我同样有责任。”（罗伯特·彭斯，2016）

这则对话体现了彭斯对于情事的态度。女子在性行为后叹气，认为这场情事是男子犯下的错误，请求男子娶她，但男子认为情事是双方的责任，而非男子一方的过错。

彭斯强调了忠诚的重要性，同时也对一些特殊情况进行了探讨。彭斯在《我有过错吗？》（Had I The Wye?）就家暴这一特殊情况展开讨论。或许彭斯的世界观受到一种思想的影响，解读作品离不开特定时间、特定场合和特定伦理环境。（Ross, 10）彭斯这首诗歌挑战了传统。在当时的苏格兰，长老教会顽固派虽然占统治地位，但仍然出现新思想。到了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新光派（The New Lights）渐渐产生影响。彭斯受他们影响（袁可嘉，1959），也开始倡导人民生活上的解放，鼓励人民追求个人情感与自由。他在这首诗歌中着重讨论了人类在当时环境下面临的伦理问题。开篇的“我有过错吗？”是女子对自己的伦理发问。女子对自己的行为稍有疑惑，不知该如何定性。而女子邀请男子进来自己家中的举动表明她其实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如果是教会和国家在挡道，她在逼我时我会被嘲笑”（罗伯特·彭斯，2016），诗歌中表达了对于这些死板的繁规矩矩的不屑与蔑视，蕴含的反叛精神十分明显。其实，彭斯并不是新光派思想的宣传者，他在似是而非地戏仿新光派，认为与有夫之妇私通有悖伦理，是爱情禁忌。这种行为是不被世俗认可与接纳的，所以，女子谨慎地领男子进来，并且嘱咐男子一定要注意放轻声音，不要引起他人的注意。

“我那坏脾气的怪丈夫，
就在那边的河岸上。”
我又亲又吻并爱抚她。
谁敢说我不优雅？
那就让他跟我换角色，
接着说我闯入她的家。（罗伯特·彭斯，2016）

聂珍钊论述过压抑与释放也是伦理表现,由于压抑而对亲人产生的性暴力实际上就是乱伦。(聂珍钊, 2014)女子的丈夫是个家暴者,是个“坏脾气的怪丈夫”。很明显,女子的丈夫暴力对待身为亲人的女子,最先触犯伦理禁忌。女子的丈夫被非理性意志影响,虽没有到弑亲这么严重的程度,却举止粗暴,有违伦理,同时他认识不到其对伦理的违背,做出了对妻子暴力相向的行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男子认为自己的行为,相对于女子的丈夫来说,是“优雅的”。其实,彭斯在批评这种伦理混乱,因为诗中的男子认为自己的这种行为不属于“闯入”的范畴,自己并不是这个家庭的侵入者,而是这位女子的救赎者。同时,彭斯也批评女人丈夫对她实施家暴。“这样一个丈夫若在家,妻子不宽恕自己算是什么?”(罗伯特·彭斯, 2016)在彭斯的诗歌中,似乎这位女子的行为是颇有合乎情理之处的。其实,这是彭斯批判丈夫失去夫妻伦理以及不善待妻子。毋庸置疑,她的丈夫用梳羊的梳子抓挠得她青紫片片、血迹斑斑这样的暴力行为是不符合绅士原则和婚姻规范。胡华认为在爱的世界中,人在四种转台中选择:有性、有爱、无性、兽性。(胡华, 2021)在这一首诗中,这位丈夫被兽性因子所支配,做出来家暴这一不合伦理的行为。男子强烈谴责这种流氓行为,不仅发出了自己会在下个星期二再次过来的预告,还故意做出了把男子家中的白兰地喝掉的挑衅行为。显然,诗中的这个男子认为自己闯入别人家中的行为也没有过错。这似乎是彭斯的观点,其实,是他的戏仿。他们的道德观念与其伦理环境紧密相关,正是在这种伦理混乱之中,诗中所描述的女子和男子才做出来有违其伦理身份的伦理选择。

结语

随着“苏格兰文学”这一概念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可,彭斯作为苏格兰文化的代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何宁、栾天宇, 2021)彭斯作为苏格兰的“民族诗人”,其诗歌体现了苏格兰人民的伦理思想,为文学中的伦理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此文通过解析彭斯的爱情诗,挖掘其中的伦理观,以期对读者有所启迪和教诲。

参考文献

- [1] Ross, Charles. A Conceptual Map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Nie Zhenzhao[J].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015: 7-14.
- [2] 何宁, 栾天宇. 彭斯诗歌的中译与苏格兰性[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65-71.
- [3] 胡华. 论米歇尔·维勒贝克小说中的爱欲叙事与伦理困境[J]. 外国文学, 2021: 34-46.
- [4] 罗伯特·彭斯. 彭斯诗歌精选: 英汉对照. 李正栓译[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 [5] 聂珍钊, 王松林.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 [6]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7] 宋达. 汉译彭斯: 苏格兰性未能彰显的英国诗人[J]. 中国文学研究, 2016: 113-117+121.
- [8] 袁可嘉. 彭斯诗钞[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 [9] 袁可嘉. 彭斯与民间歌谣——罗伯特·彭斯诞生二百周年纪念[J]. 文学评论, 1959: 39-54.
- [10] 张雪飞. 徐志摩与彭斯之比较[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229-231.

On the Ethical Thoughts in Robert Burns' Love Poems

Zhu Huimin Li Zhengshuan

Abstract: Robert Burns is a pioneer poet of English Romanticism and Scottish “national poet” whose poems have been widely influential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His life was full of ethical choices and his ethical thoughts are reflected in his poems, which teach a lesson for people. In this paper, the ethical identity and Sphinx factor of Robert Burns' love poems are analysed to clarify his ethical selections and to construct the ethical views in poems that will inspire literary education.

Key words: Robert Burn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thought; ethical selection